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二十回 提心事對鏡出謔言 動情魔同衾驚噩夢

按：李漱芳病中自要靜養，連阿招、大阿金都不許伺候，眼睜睜地睡在床上，並沒有一人相陪。捱了多時，思欲小遣，自己披衣下床，趿雙便鞋，手扶床欄摸至床背後。剛向淨桶坐下，忽聽得後房門呀的聲響，開了一縫，漱芳忙問：「啥人？」沒人答應，心下便自著急。慌欲起身，祇見烏黑的一團從門縫裏滾進來，直滾向大床下去。漱芳急的不及結帶，一步一跌撲至房中，扶住中間大理石圓臺，方纔站定。正欲點火去看是甚麼，原來一祇烏雲蓋雪的大黑貓，從床下鑽出來，望漱芳「嗥」然一聲，直挺挺的立著。漱芳發狠，把腳一躁，那貓竄至房門前，還回過頭來瞪出兩祇通明眼睛眈眈相視。漱芳沒奈何，回至床前，心裏兀自「突突」地跳。要喊個人來陪伴，又恐驚動無悔，祇得忍住，仍上床擁被危坐。適值陶玉甫的局票來叫浣芳。浣芳打扮了，進房見漱芳，說道：「阿姐，我去哉。阿有啥閑話搭姐夫說？」漱芳道：「無啥，教俚酒少喫點，喫好仔就來。」浣芳答應要走。漱芳復叫住，問：「啥人跟局？」浣芳說是阿招。漱芳道：「教大阿金也跟得去代代酒。」浣芳答應自去了。

漱芳覺支不住，且自躺下。不料那大黑貓偏會打岔，又藏藏躲躲溜進房中。漱芳面向裏睡，沒有理會。那貓悄悄的竟由高椅跳上妝臺，將妝臺上所有洋鏡、燈臺、茶壺、自鳴鐘等物，一件一件擡起鼻子盡著去聞。漱芳見帳子裏一個黑影子閃動，好像是個人頭，登時嚇得滿身寒凜，手足發抖，連喊都喊不出。比及硬撐起來，那貓已一跳竄去。漱芳切齒罵道：「短命眾生，敲殺俚！」存想一回，神志稍定，隨手向鏡臺上取一面手鏡照看，一張黃瘦面龐，漲得像福橘一般。嘆一口氣，丟下手鏡，翻身向外睡下，仍是眼睜睜地祇等陶玉甫散席回來。

等了許久，不但玉甫杳然，連浣芳也一去不返。正自心焦，恰好李秀姐復進房，向漱芳道：「稀飯好哉，喫仔口罷。」漱芳道：「無悔，我無啥呀。故歇喫勿落，晚歇喫。」秀姐道：「價末晚歇要喫末，耐說。我困仔，俚咾陸裏想得著？」漱芳應諾，轉問秀姐道：「浣芳出局去仔歇哉，還勿曾轉來？」秀姐道：「浣芳要轉局去。」漱芳道：「浣芳轉局去仔末，耐也教個相幫去張張二少爺哩。」秀姐道：「相幫纔出去哉。二少爺搭有大阿金來浪。」漱芳道：「等相幫轉來仔，教俚咾就去。」秀姐道：「等俚咾轉來等到啥辰光去！我教灶下去末哉。」

即時到客堂裏喊灶下出來，令他「去張張陶二少爺」。灶下應命要走，陶玉甫卻已乘轎來了，大阿金也跟了回來。秀姐大喜道：「來哉，來哉！勳去哉。」玉甫徑至漱芳床前，問漱芳道：「等仔半日哉，阿覺著氣悶？」漱芳道：「無啥。臺面阿曾散？」玉甫道：「勿曾哩。老老頭高興得來，點仔十幾齣戲，差勿多要唱到天亮咾。」漱芳道：「耐先走末，阿搭俚咾說一聲？」玉甫笑道：「我說有點頭痛，酒也一點喫勿落。俚咾說：『耐頭痛末轉去罷。』難末我先走哉晚。」漱芳道：「阿是真個頭痛嘅？」玉甫笑道：「真是真個，坐來浪末要頭痛，一走就勿痛哉。」漱芳也笑道：「耐末也刁得來，怪勿得耐阿哥要說。」玉甫笑道：「阿哥對仔我笑，倒勿曾說啥。」漱芳笑道：「耐阿哥是氣昏仔了來浪笑。」玉甫笑而不言，仍就床沿坐下，摸摸漱芳的手心，問：「故歇阿好點？」漱芳道：「原不過實概哉哩。」又問：「夜飯喫幾花？」漱芳道：「勿曾喫。無悔嫩稀飯來浪，耐阿要喫？耐喫末，我也喫點末哉。」玉甫便要喊大阿金。

大阿金正奉了李秀姐之命來問玉甫：「阿要喫稀飯？」玉甫即令搬來。大阿金去搬時，玉甫向漱芳道：「耐無悔要騙耐喫口稀飯，真真是勿容易！耐多喫點，無悔阿要快活？」漱芳道：「耐倒說得寫意咾。我自家蠻要喫來裏，喫勿落末那價呢？」

當下大阿金端進一大盤，放在妝臺上，另點一盞保險臺燈。玉甫扶漱芳坐在床上，自己就在床沿，各取一碗稀飯同喫。玉甫見那盤內四色精緻素碟，再有一小碗五香鴿子，甚是清爽，勸漱芳喫些。漱芳搖頭，祇夾了些雪裏紅過口。

正喫之時，可巧浣芳轉局回家，不及更衣，即來問候阿姐。見了玉甫，笑道：「我說姐夫來仔歇哉。」又道：「耐除來裏喫啥，我也要喫個。」隨回頭叫阿招：「快點搭我盛一碗來哩。」阿招道：「換仔衣裳了喫哩，啥要緊嘅。」浣芳急急脫下出局衣裳，交與阿招，連催大阿金去盛碗稀飯，靠妝臺立著便喫。喫著又自己好笑，引得玉甫、漱芳也都笑了。

不多時，大家喫畢洗臉。大阿金復來說道：「二少爺，無悔請耐過去說句閑話。」玉甫不解何事，令浣芳陪伴漱芳，也出後房門，盪過後面李秀姐房裏。秀姐迎見請坐，說道：「二少爺，我看俚病倒勿好哩。單是發幾個寒熱，故也無啥要緊，俚個病勿像是寒熱呀。從正月裏到故歇，飯末一徑喫勿落，耐看俚身浪，瘦得來單剩仔骨頭哉！二少爺，耐也勸勸俚，該應請個先生來，喫兩貼藥末好哩。」玉甫道：「俚個病，舊年冬裏就該應請個先生來醫治醫治。我也搭俚說仔幾轉咾，俚定歸勿肯喫藥，教我也無法子。」秀姐道：「俚是一徑實概脾氣，生仔病末勿肯說出來，問俚總說是好點。請仔先生來教俚喫藥，俚倒勸快活哉。不過我來裏想，故歇該個病勿比仔別樣，俚再勸肯喫藥，二少爺，勿是我說俚，七八分要成功哉哩。」玉甫垂頭無語。秀姐道：「耐去勸俚，也勸說啥，單說是請個先生來，喫兩貼藥末好得快點。耐倘然老實說仔，俚心裏一急，再要急出啥病來，倒加二勿好哉。二少爺，耐末也勸急，就急殺也無麼用。俚個病終究勿長遠，喫仔兩貼藥還勸緊哩。」玉甫攢眉道：「要緊是勸緊，不過俚也要自家保重點末好。隨便啥事體，推扳一點點，俚就勿快活。耐想，俚病陸裏會好？」秀姐道：「二少爺，耐是蠻明白來浪。俚自家曉得保重點，也無撥該個病哉，纔為仔勿快活了起個頭晚。故末也要耐二少爺去說說俚，俚還好點。」

玉甫點頭無語。秀姐又說些別的，玉甫方興辭，原回漱芳房來。漱芳問道：「無悔請耐去說啥？」玉甫道：「無啥，說屠明珠搭阿是燒路頭。」漱芳道：「勿是該個閑話，無悔來浪說我晚。」玉甫道：「無悔為啥說耐？」漱芳道：「耐勸來騙我，我也猜著個哉。」玉甫笑道：「耐猜著仔末，再要問我？」漱芳默然。

浣芳拉了玉甫至床前，推他坐下。自己爬在玉甫身上，問：「無悔真個說啥？」玉甫道：「無悔說耐勿好。」浣芳道：「說我啥勿好？」玉甫道：「說耐勿聽阿姐個閑話，阿姐為仔耐勿快活，生個病。」浣芳道：「再說啥？」玉甫道：「再說末，說耐阿姐也勿好。」浣芳道：「阿姐啥勿好嘅？」玉甫道：「阿姐末勿聽無悔個閑話。聽仔無悔，喫點鴉片煙，尋尋開心，陸裏會生病嘅。」浣芳道：「耐瞎說，啥人教阿姐喫鴉片煙？喫仔鴉片煙加二勿好哉。」

正說時，漱芳伸手要茶。玉甫忙取茶壺，湊在嘴邊吸了兩口，漱芳從容說道：「倪無悔是單養我一干仔。我有點勿適意仔，俚嘴裏末勿說，心裏是急殺來浪。我也巴勿得早點好仔末，讓俚也快活點，陸裏曉得一徑病到仔故歇還勿好。我自家拿面鏡子來照照，瘦得來是勿像啥人個哉。說是請先生喫藥，真真喫好仔也無啥，我該個病陸裏喫得好嘅。舊年生仔病下來，頭一個先是無悔急得來要死，耐末也無撥一日舒舒齊齊。我再要請先生哉，喫藥哉，吵得一家人纔勿安逸。娘姨、大姐做生活還忙殺來浪，再要搭我煎藥，俚咾生來勿好來說我，說起來終究是為我一干子，病末倒原勿好，阿是無啥意思？」玉甫道：「故是耐自家來裏多心再有啥人來說耐？我說末，勿喫藥也無啥，不過好起來慢性點。喫兩貼藥末早點好，耐說阿對？」漱芳道：「無悔定歸要去請先生，故也祇好依俚。倘然喫仔藥原勿好，無悔加二要急殺哉。我想，我從小到故歇，無悔一徑稀奇殺仔，隨便要啥，俚總依我。我無撥一點點好處撥俚，倒害俚要急殺快，耐說我陸裏對得住俚？」玉甫道：「耐無悔就為仔耐病，耐病好仔，俚也好哉，耐也無啥對勿住。」漱芳道：「我自家生個病，自家阿有啥勿覺著？該個病，死末勿見得就死，要俚好倒也難個哉。我是一徑常恐無悔幾個人聽見仔要發極，一徑勿曾說，故歇也祇好說哉。耐末也白認得仔我一場，先起頭說個幾花閑話，勳去提起哉。要末該世裏碰著仔，再補償耐。我自家想，我也無啥豁勿開，就不過一個無悔苦惱點。無悔說末說苦惱，終究有個兄弟來裏，耐再照應點俚，還算無啥，我就死仔也蠻放心。除脫仔無悔，就是俚。」說著，手指浣芳，「俚雖然勿是我親生妹子，一徑搭我蠻要好，賽過是親生個一樣。我死仔，倒是俚先要喫苦，我故歇別樣事體纔勿想，就是該個一樁事體要求耐。耐倘然勿忘記我，耐就聽我一言閑話，依仔我。耐等我一死仔末，耐拿浣芳就討仔轉去，賽過是討仔我。隔兩日，俚要想著我阿姐個好處，也撥我一口羹飯喫喫，讓我做仔鬼也好有個著

落，故末我一生一世事體也總算是完全個裁。」

漱芳祇管嘮叨，誰想浣芳站在一倍，先時還怔怔的聽著，聽到這裏，不禁「哇」的一聲竟哭出來，再收納不住。玉甫忙上前去勸。浣芳一撒手，帶哭跑去，直哭到李秀姐房裏，叫聲「無悔」，說：「阿姐勿好哉呀。」秀姐猛喫一嚇，急問：「做啥？」浣芳說不出，把手指道：「無悔去看哩。」秀姐要去看時，玉甫也跑過來，連說：「無啥，無啥。」遂將漱芳說話略述幾句，復埋冤浣芳性急。秀姐也埋冤道：「耐啥一點勿懂事，阿姐是生仔病了，說說罷哉，阿是真個勿好哉嘅」

於是秀姐挈了浣芳的手，與玉甫偕至前邊，並立在漱芳床前。見漱芳沒甚不好，大家放心。秀姐乃呵呵笑道：「俚末阿曉得啥，聽見耐說得苦惱末，就急殺哉。倒嚇得我來要死！」漱芳見浣芳淚痕未干，微笑道：「耐要哭末，等我死仔多哭兩聲末哉，啥要緊得來。」秀姐道：「耐也勸說哉哩。再說說，俚再要哭哉。」隨望望妝臺上擺的黑石自鳴鐘，道：「天也十二點鐘哉，到我房裏去困罷。」挈了浣芳的手要走。浣芳不肯去，道：「我就該搭藤高椅浪困末哉。」秀姐道：「藤高椅浪陸裏好困？快點去哩。」浣芳又急的要哭。玉甫調停道：「讓俚該搭床浪困罷。該祇床三個人困也蠻適意哉。」秀姐便就依了，再叮囑浣芳「勸哭」，方去。

隨後大阿金、阿招齊來收拾，吹燈掩門，叫聲「安置」而退。玉甫令浣芳先睡，浣芳寬去外面大衣，自去漱芳腳後裏床曲體拳臥。玉甫也穿著緊身衫褲，和漱芳並坐多時，方各睡下。

玉甫心想漱芳的病，甚是焦急，那裏睡得著。漱芳先已睡熟，玉甫覺天色很熱，想欲翻身，卻被漱芳臂膊搭在助下，不敢驚動，祇輕輕探出手來，將自己這邊蓋的衣服揭去一層，隨手一甩，直甩在裏床浣芳身邊。浣芳仍寂然不動，想也是睡熟的了。玉甫睜眼看時，妝臺上點的燈臺隔著紗帳，黑魆魆看不清楚，約摸兩點鐘光景。四下裏已靜悄悄的，惟遠遠聽得馬路上還有些車輪碾動聲音。玉甫稍黨心下清涼了些，漸漸要睡。

朦朧之間，忽然漱芳在睡夢中大聲叫喚，一隻手抓住玉甫捆身子，狠命的往裏掙，口中祇喊道：「我勿去呀！我勿去呀！」玉甫早自驚醒，連說：「我來裏呀，勸嚇哩。」慌忙起身，抱住漱芳，且搖且拍。漱芳纔醒轉來，手中兀自緊緊揣著不放，瞪著眼看定玉甫，祇是喘氣。玉甫問：「阿是做夢？」漱芳半日方道：「兩個外國人要拉我去呀！」玉甫道：「耐總是日裏看見仔外國人了，嚇哉。」漱芳喘定，放手，又嘆口氣道：「我腰裏酸得來。」玉甫道：「阿要我來跌跌？」漱芳道：「我要翻轉去。」玉甫乃側轉身，讓漱芳翻身向內。

漱芳縮緊身子，鑽進被窩中，一頭頂住玉甫懷裏，教玉甫兩手合抱而臥。這一翻身，復驚醒了浣芳，先叫一聲「姐夫」。玉甫應了，浣芳便坐起來，揉揉眼睛，問：「阿姐哩？」玉甫道：「阿姐末困哉，耐快點困哩，起來做啥？」浣芳道：「阿姐困來咪陸裏嘅？」玉甫道：「哪，來裏該搭。」浣芳不信，爬過來扳開被橫頭，看見了方罷。玉甫催他去困。浣芳睡下，復叫道：「姐夫，耐勸困著；等我困著仔末，耐困。」玉甫隨口應承。

一會兒，大家不知不覺同歸黑甜鄉中。及至明日九點鐘時都未起身。大阿金在床前隔帳子低聲叫：「二少爺。」陶玉甫、李漱芳同時驚醒。大阿金呈上一張條子，玉甫看是雲甫的筆跡，看畢回說：「曉得哉。」大阿金出去傳言。漱芳問：「啥事體？」玉甫道：「黎篆鴻昨夜接著個電報，說有要緊事體，今朝轉去哉。阿哥教我等一歇一淘去送送。」漱芳道：「耐阿哥倒巴結喲。」玉甫道：「耐困來浪，我去一逮就來。」漱芳道：「昨夜耐賽過勿曾困，晚歇早點轉來，再困歇。」

玉甫方著好衣裳下床，浣芳也醒了，嚷道：「姐夫啥起來哉嘅？耐倒喊也勿喊我一聲就起來哉。」說著，已爬下床來。玉甫急取他衣裳替他披上。漱芳道：「耐也多著點，黃浦灘風大。」玉甫自己乃換了一件棉馬褂，替浣芳加上一件棉馬甲。收拾粗完，陶雲甫已乘轎而來。玉甫忙將帳子放下，請雲甫到房裏來。

第二十回終。